

“忘忧花”开我心间

——从曹山忘忧谷说起

□ 谭观田

到过“七彩曹山”的人，都有一种“养眼、养生、养心”的感受，也都纵情于她的“田园、花海、果香、雪飘”和诗与远方，但许多人并不知道，在曹山的棋盘峰下、雪狼湖畔，曾经有个令人释怀的“忘忧谷”。

忘忧谷，缘自2010年“曹山开发指挥部”到台湾富里的那次考察。8月的六十石山，漫山遍野黄澄澄的金针花笑迎着八方游客和收秋的花农。登上山巅从“忘忧亭”俯瞰和眺望，无论海浪起伏的田畴，还是黄绿交映的山峦，在艳阳、蓝天与白云的衬托下，景致都是那样的静谧。在这里，把农业和旅游串联起来的金针花不光是风景，也是生态和经济。受这种“农旅融合”模式的启发，那年冬天，曹山也大规模引植了金针花。因为金针花是萱草的一种，而忘忧草又是萱草的雅号，此处故命之“忘忧谷”。

“东风随春归，发我枝上花。”看着春天的绿苗和夏日的黄花，大家都为“野百合也有春天”而欣喜不已。孰料，2011年秋，曹山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干旱，生不逢时的忘忧谷只“黄花一现”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……现在，忘忧谷虽只是一个地名了，但萱草给我的牵挂却一直萦绕心田。

今年3月，我和回来探亲的小孙女一道，将三个新品种萱草宿根植于庭前。我指挥她每天上好“劳动课”，她也“命令”我，见到花开马上“汇报”……在等待花开的日子里，我对萱草的前世今生有了起底的兴趣。

萱草，原产我国，俗称“金针花”“黄花菜”，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史，分观赏、食用两类，食用者多单瓣，观赏者多重瓣，既好吃又好用也好看，含苞是菜、盛开为花，可谓“食为佳肴、用为良药、观为名花”，是百花丛中名副其实的“三好生”。由于花的形状极似百合花，而且每朵花只能开一天时间，西方称之为“一日百合”。

萱草的花期虽然短促，却散逸着中华文化的浓厚气息，勾连起古人的万千思绪，也酝酿出一个个独特的文化意象：

一谓萱草忘忧。《本草注》“萱草味甘，令人好欢，乐而忘忧。”虽然这不是“忘忧草”诗意般名字的由来，却展现出一幅萱草忘忧的生活图景。千百年来，萱草忘忧的咏题代不乏人，《诗经》“焉得谖草（萱草），言树之背”，蔡文姬“对萱草兮忧不忘”，曹植颂传天上去，嵇康种满舍前来，自李唐起，“杜康能散闷，萱草解忘忧”成为社会共识。

二曰萱草“宜男”。《南方草木状》中“妇人怀妊，佩其花生男者”的说法，契合了人们希望子嗣兴旺的心理，而“榴花著子时，萱草宜男候”更成为古代妇女“母以子贵”的冀望。萱草的神奇，让七步成诗的曹植也诗兴大发，把《宜男花颂》传遍天下。

三借萱草代母。象征母亲，是萱草最重要、最普遍，也最为影响深远的文化意象。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”所以古人远行，都要在北堂植下萱草，以缓解母亲思子之苦，因此，萱草花也被誉为“母亲花”。“诗囚”孟郊的“萱草生堂阶，游子行天涯。慈母依堂前，不见萱草花。”更让游子的愧疚与母亲的无奈跃然纸上。久而久之，母亲的居所被称为“萱堂”“萱室”，母亲的生辰被唤作“萱辰”“萱寿”。

徜徉在萱草的故事里，让我觉得等待花开的时间并不漫长，书卷开合之间，庭前的萱草已陆续含苞绽放。一颗颗橙黄色的花蕾缀满碧翠的枝茎，在兰花般细长叶子的拱卫下吻尽春风、饱吮夏雨，绽放出百合般高雅的花朵。有的绯红，有的橘黄，有的深紫，而且都有一个嫩嫩鹅黄的花心，给人一种俏皮的美感，每一朵花都标配着“六瓣七蕊”。六个花瓣分为两层，三对对缝，外边三瓣细长且向下翻曲着，里面三瓣则宽大上扬舒展，如蝴蝶轻盈展翅。七支花蕊，一雄粗壮“鹤立鸡群”，六雌柔美“俯首称臣”。

观察丛丛萱草，哪怕今天只有一朵花，也会急不可耐地兀自开放，像是抢着绽放自己的辉煌。晴日里，花儿开得比阳光还阳光，在雨后，花挂水珠，点滴清香，漫溢出心灵深处的渴望，演绎着“说不清、赏不尽”的美，那种美，不光是大自然的神奇创造，更充满中华文化的魅力熏陶。

如今，“萱草宜男”已不再盛行，但“母亲”和“忘忧”的意寓一直留传。曹雪芹曾将康熙为“吾家老人”所题“萱瑞堂”衍化成《红楼梦》里的“荣禧堂”。如果把萱草的这两个意涵融于当下，我们是否也可引发一些时代感想？

萱草让人忘忧，更警醒人们要奋斗不负年华。萱草喜光，得到光照是她一生的理想，从抽茎、孕蕾开始，就义无反顾地把身子探向阳光，并日夜不停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地积聚、积累，因而清晨怒放的一朵花总是在向“光明”致敬，直到凋落不改初心。追求“光明”不光是萱草的性情张扬，也是她纵处逆境，仍坚韧不拔、奋发向上的品格表达。“萱草虽微花，孤秀能自拔。亭亭乱叶中，一一芳心插。”苏轼赞美萱草，无论微小、孤单，还是身临乱境，都能芳心自拔。《你好，李焕英》主题歌也这样颂扬萱草花：“有一天，心事去了远方，摘朵花瓣做翅膀，迎着风飞扬；有一天，懂了忧伤，想着它，就会有好梦一场。”眼下，有些人喜欢趴窝“舒适区”，不耻于“躺平”，把“无为”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社会环境……清人张潮曾说“当为花中之萱草，毋为鸟中之杜鹃”，杜鹃啼血，萱草忘忧，懂得忘忧之人必不戚戚于环境，总不忘奔向新的光明。萱草“微花”尚能在“亭亭乱叶”

中向着光明奋斗，赢得绽放时光，我们又何尝不能在所谓的“内卷”与“躺平”之外重开新路，用不负年华的奋斗“从人生最底层出发，达到最高境界”？

萱草赞美母爱，更提醒人们要早承菽水之欢。椿树萱花，人之本源。萱草虽不雍容华贵，也不玉树临风，但总是含着温情，像天下眉眼带笑的母亲。而每当危难时刻，哪个母亲不是以柔弱身躯和钢铁意志将儿女护在身后，当孩子长大了，又愿意牺牲一切，做他们飞翔的翅膀？永远付出、不求报答，是每一位母亲对儿女的岁月守望。作为儿女，虽说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，但代马依风、狐死首丘尚知道不忘其本，羔羊跪乳、慈乌反哺也懂得报答母恩。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孟郊，纵然无法弥补母亲“萱草生堂阶，游子行天涯”的失落和自己“慈母依堂前，不见萱草花”的亏欠，但终以《游子吟》等千古篇章颂扬着母亲的伟大。言至于此，惟愿天下儿女，也能用自己的能量，守护好母亲带来的温暖。“不论多富有，无论官多大”，都能早承菽水之欢，莫留下“子欲养，亲不待”的人生遗憾。

有感而发，感在生活。我第一次接触萱草，是1974年过年，父亲“开后门”弄来一小纸袋“稀罕物”，他说是黄花菜，佐以烧鱼。那个年月能用黄花菜烧鱼，算是“上了档次”。在上世纪70年代的农家，鱼虽算不得稀罕之物，但在不是“发水”季的年脚下，大多只能由生产队“干塘”时，分得三五斤品种不一、大小不等的“杂鱼”，挑出像样一点的留着过年待客做“看菜”。

记忆中，母亲将黄花菜（干）浸泡在温开水中，摘掉花蒂，沥水挤干，待鱼将要烧成之前，把黄花菜均匀撒于锅中，再在灶膛续火焖焐。这时候锅里散发的香气像在“招魂”似的，我一边口水直咽，一边嗷嗷待哺地围着灶台打转，还没话找话和“大厨”套近乎……不多时，只见母亲半揭锅盖，吹开弥漫的热气，用锅铲角挑起几根黄花菜，握着锅铲柄在灶上扬了几扬，送到我嘴边，像是想给我煞煞“馋虫”。此时的我双目圆睁，鼻翼翕动，顾不得是否还烫，就小鸟般一口啄来，眼目咀嚼，只觉筋道在齿，流鲜于喉，甬提有多过瘾。这一幕，把母亲的慈爱和萱草的甘美深深地烙进我的一生，每每念起总会口舌生津、感戴莫名……

常言道，“各花入各眼”，同是一句“黄花菜都凉了”，有人以之责备办事拖沓，有人则悟出“莫失时机”的谆谆告诫。由于角度、经历和三观不同，人们对事物的看法，纵有云泥之别也并不奇怪，就如我不与人同而偏爱萱草花一样，因为她不仅是我眼里的“忘忧花”“母亲花”，也是开在我心间的奋斗之花，报恩之花。



苏轼的中秋月

□ 尚鹏敏

提起咏月诗词，很多人喜欢苏轼39岁那年中秋写下的《水调歌头》，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，感动于他在中秋月下的细腻情感。

提到苏轼的词，必须了解他的人生。苏轼的人生转折发生在1071年，他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，惹怒了一心要变法富国的王安石。

34岁的苏轼自请外放，在杭州做了三年通判后，因为思念弟弟苏辙，苏轼申请调往弟弟任官的济南。朝廷调他到山东密州，和苏辙相隔一百多公里。然而，苏轼一到密州上任，便遇到旱灾蝗灾，他整日忙于政事。

直到1076年，苏轼来山东的第三个年头，在车马均慢的古代，兄弟二人仍未能相见。

分别已数年，相见未有期。思念是文人才华的最好催化剂。当年中秋，苏轼和友人在超然台通宵玩乐，然后，写下千古名篇《水调歌头》。序中他写道：“丙辰中秋，欢饮达旦，大醉，作此篇，兼怀子由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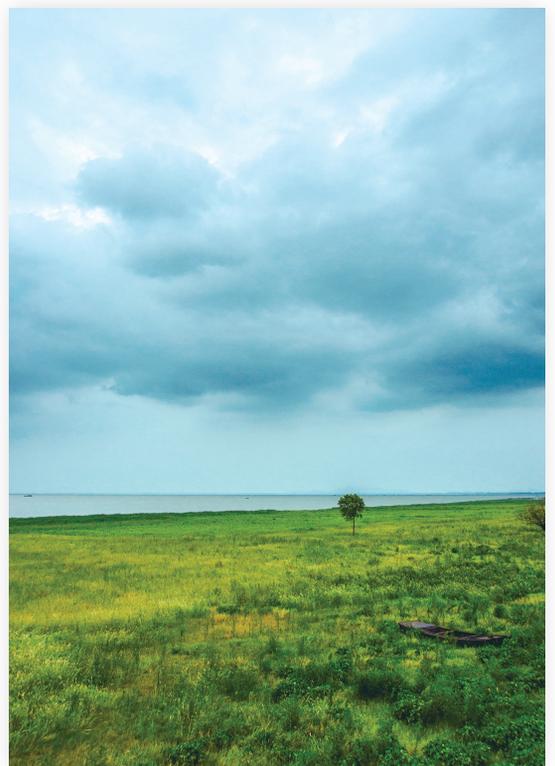
提起这首广为人知的词，大家更多想到的是，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的豪气，是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的美好愿景。殊不知，在词中最不显眼的几句“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”之中，蕴藏着苏轼和苏辙兄弟不为人知的情感细节。

时间回到1061年，24的苏轼初入仕途，要远赴凤翔任职。离别前夜风雨交加，兄弟二人同榻而眠，他们约定日后早早隐退山林，兄弟相伴。之后，苏辙将苏轼送到郑州，分别前，苏轼写下了人生最早的传世之作《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》，其中那句“寒灯相对记畴昔，夜雨何时听萧瑟”，便提到了这个美好的约定。

然而，年近40的苏轼突然发现，父母已逝，他和弟弟也一别七年未见，月光转过朱红色阁楼，洒在低处的雕花窗台上，思念不觉涌上心头，让人无法入眠。

我在年少时一直以为这句只是简单的月夜景色描写。后来才明白，让苏轼思念弟弟的，不只是中秋佳节倍思亲，还有他眼前的朱阁、窗台，以及他休息的床榻，这让他想起和弟弟曾经同榻相谈的欢乐，想起他们迟迟无法实现的约定。思念和伤感随之涌上心头。

苏轼39岁的中秋夜有思念、有遗憾。但月光是催化剂，也是抚慰剂，月光如水般抚慰他心中的遗憾，让他的词里更多是祝愿、是希望。



天地悠悠

盛近/摄